

潘瑞虎:实在做人,认真做事



■ 高艳庆

赤峰蒙古人酒业有限公司坐落在赤峰市老哈河上游的昭苏河畔,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红山文化圣地赤峰红山脚下,该厂酿酒历史悠久,工艺古老传统,“昭苏河”系列有机酒远销全国各大城市,并出口蒙古、缅甸等国家。近日,我们走进蒙古人酒业公司,采访了该公司总经理潘瑞虎,他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——

我们企业经过多年的运行,从白手起家至今,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,“食品工业就是道德工业”,为什么我们的企业生命力越来越强,而有的食品大企业却陆续死掉了呢?常言道金杯银杯,不如消费者的口碑。“产品有道德,质量即人品”这句话是许多智者提出来的观点,我在发展的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了这

种观点的正确以及它的现实指导作用和长远的历史价值。为此,我们把“产品有道德,质量即人品”作为蒙古人酒业的核心理念,有了这种理念,才能使我们的发展方向不至于偏轨乃至迷失。

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,做产品如同做人,产品即人品,这正是对企业主的一个考验。什么是道德产品的标准?良心,就是标准,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,在产品原材料的使用上,是该用什么就用什么、是什么标准就一定达到什么标准,决不掺假,这是我公司始终秉承的经营理念。

产品即人品,先学做人,后学做事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人品,就不会制造出好的产品。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,我形成了一个理念,那就是产品质量的好坏可以直接反映出员工人品的好坏。如果产品没有做好,我们会

追究相关责任人的人品,人都没做好,做的事怎么能行呢?因此,产品好不好关键是由人品决定。人品没问题了,后面的产品就容易过了。

企业有大有小,但有一点是一样的:一个企业的领导是什么样子,这个企业也就是什么样子。所以,想要成功地经营生意,领导必须先学会成功地做人,不会做人就不会做生意。我的体会是,企业不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,创新就会缺乏内在的动力,质量主体责任的落实就会成为一句空话。另外,教育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义利观,让员工知道,我们所做产品是给人们送去健康的,每一件产品都凝聚着劳动者的心血和感情。

产品即人品,质量是责任,制度是保证。质量是责任,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这种责任的落实呢?我认为就是用制度作保证。作为企业法人虽然是质量的第一责任人,对质量安全负首要责任,但仅凭一个人是不能落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的,必须依靠全体员工,只有每个员工都肩负起自己的质量责任,企业的主体质量责任才能真正落实。我们的作法是在质量控制上人人有责任,把质量控制落实到每个人、每个环节。

蒙古人酒业始终秉承“不求最大,但求精”的经营理念,坚持“诚信、共赢、崇学、务实”的企业精神,顺应“天时、地气、材美、工巧”而酿,坚持手工、坚持古法、坚持程序、坚持天地合一、一冬一酿、一年一酿,采天地之灵气,撷自然之精华,完全采取有机粮,古井深水,酿造出代表中国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国粹好酒。

龙泉铺古镇将于“十一”盛装营业



近日,记者从稻花香集团获悉,由稻花香集团投资10亿元重点打造的旅游项目——龙泉铺古镇将于今年“十一”盛装营业,广迎四方游客。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,全面进入招商阶段。

龙泉铺古镇是宜昌市重点打造的文化旅游项目之一,将与百里荒景区衔接形成宜昌城市东部的核心旅游景区。该项目位于龙泉镇土宋路和小鸦路交汇处柏临河畔,占地120亩,空间布局为“三街、九坊、八十一铺”,建成后将成为“一街一特色,一铺一体验”的特色商铺文化旅游街区。据了解,三街的主题和体验各异,九坊特设“四大城楼、两座博物馆、一方戏台、一处渡口”,涵盖博物馆、古玩字画、奇石根雕、九老十八匠铜雕、糖坊、酿酒作坊、织布刺绣、染布印花、古戏皮影、广场演出、农家餐馆客栈、特色小吃、土特产品、商业一条街、垂钓郊游等项目,让游客感受古文化与酒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底蕴。

(文\陈伟 吕元翔 图\袁林)

昔日小作坊 今朝换新颜

今年以来,江苏涟水县东胡集镇树立工业强镇、项目为王的理念,以量的积累,达到质的提升。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,提供全方位、全天候的服务,帮助企业在竞争中谋发展,在发展中促转型,从而使企业如虎添翼,进一步增强了发展后劲,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女大学生颜金艳返乡创办的宏远包装厂,今年在原有基础上新建500平方米厂

房,添置了3台套新设备,效益显著增长。博铭箱包项目原来只有10台机器,30平方米厂房。今年投资600万元,新建1000平方米厂房,添置100台机器,产量、质量出现新飞跃,产品畅销东南亚市场。大唐红木工艺项目过去是小打小闹的小作坊,今年新建3000平方米厂房,添置大型设备,经济效益不断攀升,正向列统企业标准迈进。

(徐春生 陈裕 牟岩)

普利策奖获奖记者收入太低改行了

不久前,新一届普利策奖颁发后,大家都被一位获奖者刷屏了。这位名叫Kuznia的记者在得奖前一年,因为记者的收入不够付房租,所以跳槽到了一个非营利性基金会。

前几年网络上流行的“美国记者收入与伐木工人的收入差不多”的说法可能需要更新了。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的数据(2014年的还没发布)来看,记者还是比伐木工人要好些,但比搬砖工人(50000美元,约合人民币31万元)稍微差点。

事实上,美国记者的收入在中位数水平,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,2013年全美的平均工资是47230美元(约合人民

币29万元),记者的平均收入是49360美元(约合人民币30万元)。

不过记者又分报纸记者、电视记者、广播记者等等,各种记者中,报纸记者赚得最少,只有40810美元(约合人民币25万元),电视记者最高,有63780美元(约合人民币39万元)。

Kuznia在得奖之前是报纸记者,后来去了斯皮尔伯格创立的一个基金会。在这种非营利机构工作居然会比在报纸赚得多。美劳工局的数据显示,社会工作者的平均工资是49150美元,与记者的平均工资差不多,但还是比纸媒好。

(澎湃)

SUV C3-XR 凭强劲动力赢市场

■ 李燕

在国内汽车市场中,SUV的品种日益丰富,而单纯比拼价格的年代早已过时,拥有时尚的外观、丰富的配置、强劲的动力操控才能抓住消费者的需求,赢得市场。作为东风雪铁龙首款SUV C3-XR,相信它的表现一定会让人们心动。

动力“增压化”

据悉,C3-XR搭载了全新一代1.6THP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,最大功率达123KW,成为了同级别车型中的最强者。并且通过STT智能启停系统,成功地解开了SUV车型“动力”与“油耗”这一死结。而“T+STT”所引领的动力“增压化”风潮,也驱动着城市SUV未来的前进方向。

配置“智能化”

C3-XR搭载了Grip Control智能多路况适应系统,可一键切换沙地、雪地、泥地、ESC关闭、标准等五种路况模式,大大增强



了通过性;Citro?n Connect车载互联系统则可实现信息通信、紧急呼叫服务、安防等人性化功能;ADML无钥匙进入系统+一键启动更让C3-XR科技范儿十足。

外观“长轴化”

秉承了雪铁龙独特的ARTECH美学设计理念,拥有长达2655mm的轴距以及0.618的黄金分割轴距车长比,使车身显得格外拉风,车内宽敞的大空间也让人欲罢不能。

笔者认为,C3-XR不仅拥有时尚外观、便捷智能,还拥有高于同级车型的强劲动力。

少时目睹批斗老师之怪现状

——节选自纪实散文集《断层里的歌》

■ 谢明旭 王长才

1956年,我(谢明旭)考上高小,来到离家三四里远的金华书院(现西充县仁和小学)读书。

据说当年西充东岱一位贡生来仁和办学,将这座寺院建筑的前殿厢房延伸出去修成两套木质板式结构,一楼一底的学用用房。楼下四间教室,楼上学生宿舍。又在中堂天井处改造四间教室,修校门,沿河平整操场,北面建长廊、厨房、厕所,完备了设施,开始正式按年级分班教学,成为当时西充乡下唯一设有《算学》的正规学堂。

1958年初的一个周末,学校要高年级每班留10个学生代表参加晚上的批斗会。会场设在前殿大门外天井处。大门外有块石板嵌成的、约20多平米的台阶(以前放香台、烛塔的地方),台阶中央横着两张铺了毯子的课桌,几条办公用的凳子,两边各八字形摆放几张学生用的条桌。台阶前的石级下就是天井。

各班学生代表按每班一个纵队,面向主席台站着,老师们有序地立在学生后头。天很黑,风很冷,除台阶两头条桌上用大碗做成的灯盏红摇曳、黑烟翻滚、桐油焦臭外,台上空无一人。

组织方来了十多人,还带了一捆竹板子、一捆仔柏树条子来。当年西充“打右派”,不仅是打成右派,还要在斗争会上被一群专门组织的打手围殴,被他们手持竹板棍子当落水狗痛打一顿。

干筋骨瘦的戴蓝帽子男人(后知叫任英)和陈岚校长在台中央就坐,其余在两旁,靠八字形条桌站着。陈校长宣布大会开始,蓝帽子讲时事、读文件;之后,被文件点到的老师王启明、基德怀、王素行(女)、何彰德……一一沿台阶前的石级垂着头上了台,规规矩矩一

排站着。王素行在石级上摔了一跤,被八字站着的人拉扯上去站在那排人的最前头。

亮相、批斗、宣读罪状,一轮拳脚棍棒又一轮棍棒拳脚。蓝帽子凶神恶煞地狂吼:“打!你不打,他就不倒。”果然,王素行、基德怀倒了,趴在地上动不了。一男子捧着桐油灯一照,发现地上有滩血,沉闷死寂的天井里发出一阵惨厉的尖叫。

会散了,除王素行、基德怀因伤过重被架上街去包扎外,其余被斗人员都关押在办公室写交代。当师生们依次走上石级,路过台阶时,地上淌着的那片殷红的血,浸染了大家那颗颤抖的心。

右派是什么,为什么他们是右派?他们恪尽职守,尽心竭力,像教自己孩子一样教育我们。尤其是在那场纪念“井冈山会师”的盛大队伍活动中,我们班主任王启明不知耗费了多少日夜,陪我们练队形,帮我们制枪火道具,又自己花钱做了一面八一军旗。王素行老师还手把手地教我们编“庆祝国庆”……难道真如那个蓝帽子所说,“是伪善,是假惺惺,是敌人的老奸巨猾”么?

批斗会后不久,书院教师大换血,教我们的那批右派老师不见了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历史、生活、良知告诉我,他们(右派)都是好人,只是成了一场万岁梦主宰的文字狱的牺牲品,于是我牵挂追念起他们来。他们中不幸的下解到人民公社,幸运者进了劳改农场,有的还熬过了文革大劫难,比如基德怀老师一直苦伶丁,却总算保住了性命。王素行老师则由于种种压力,上吊自杀,结束了一个单身女人的生命。王启明老师在一次公社集中劳动中拉断牵绳,摔下20多米的山崖,命断气绝……

“反右”封住了人们的嘴,为“大跃进”开通了道路,也为造成一场千古罕见的大饥荒

扫除了障碍。1960年我上初中时,人祸天灾夺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,尤其是仁和公社十四大队草垌坝,300多人的生产队只剩下140人了。公社决定由二中师生到那儿支农战三秋。20天的劳苦,好不容易才拖回学校,唯一的奢望就是吃顿饱饭,换套没泥水的衣服,睡个不愿醒来的觉。但晚饭后,二楼大教室挂上两盏亮晃晃的煤气灯,学校又要开会了。

全体教职工、各班学生代表陆续进教室。我和同班的几个小伙伴骑在芙蓉树杈上探望。

黑板上方拉起“西充县二初中拔白旗誓师大会”横幅,党支部书记、校长杨定勇坐在由课桌搭成的主席台中央,两边坐着几位党员老师,几位生面孔。台下有两米宽空地,前三排是学生,后面是教职员工。

坐在教室中间过道旁的杨锦华老师习惯地站起来:“大家唱首歌。我们的红旗——唱!”她仰起头,挥动着双臂拍打着,丁佑君式的短发一波一动,彰显着音体女老师特有的阳光灿烂。

“好了,好了!”校长不耐烦地喝止住歌声,“大家坐好,现在开会,窗外的学生滚起来,不然明天清查出来开除!”

很多同学都散开了,我们几个同学躲在芙蓉树枝上,被重重叠叠的枝叶隐藏起来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,校长开始作报告:“我们学校也和全国一样,不是东风压倒西风,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在路线问题上同样存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,红旗与白旗的斗争……他们仇恨共产党,仇视社会主义,污蔑总路线、大跃进,反对人民公社,反对公共食堂,把食堂配给社员每天七斤苕叶菜说成是猪草。”

“老师们,同学们,苕叶是猪草吗?”下面无人应声,校长又问:“你们说,一天七斤苕叶子够吃不?”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带队下乡劳动时,带头吃生泥鳅、生黄鳝、生蚯蚓,甚至

把大黄鳝带到伙食团灶下灰灰火里去烧,还说很香。有的人不是在抢救粮食,而是在抢吃生豌豆、生胡豆、生麦子。他们唆使学生闹饿、闹粮荒……他们就是右派,就是白旗,就是反革命!”

“白守尧、杨锦华、刘满江……抓上来!”

一阵骚动中,八位老师被抓到主席台前按跪下,唯白守尧、杨锦华气昂昂,直挺挺地站着。

校长大怒:“白守尧,你知道不知道为啥要你上来?”

“你知罪不?”“我没罪!”“你当着学生面吃生黄鳝没有?”“吃。”“你的意图是啥?”“没有意图。我实在饿了。”“胡说!明明就是攻击公共食堂,带头闹粮荒。谁让你讲黄豌豆绿豌豆?”“生物学中的内容。”“胡说!你认为你是大学生,不得了,要翻天啦!你是你妈啥——”杨校长好像啥不出来。“我是羊。”白守尧回应。“但是,你是只披着羊皮的狼!”校长桌子上一巴掌,一伙人一哄而上,拳打脚踢。

“你们无权打人,无权打人!”白被按跪在地板上嚎叫,“打死人啦,暴徒!”台前的混乱让师生们心惊胆战,谁也顾不上去想“狼”和“羊”。

“把他拖到教研室去教训!”校长脸青面黑,白守尧在惨叫声中被拖走了。

校长满脸怒气站起来,盯住杨锦华老师:“杨锦华,你清醒不?你清醒不?你知罪不?你为啥向学生传授资产阶级音乐体育?”

“你哑了,妈卖x,跪下!”校长狂吼起来。

杨锦华从容自若,面带鄙夷,一动不动。那一米七的个子,矫健优美的身姿,银白的运动装,俨然一尊高雅、圣洁的玉雕。她不屑地瞟了主席台一眼,几个男人围上来想动手,不知何故又缩了回去。突然,飞来

的板凳脚击中了玉雕的头,殷红的血即刻流

过面颊,染红运动装,洒向木地板。周围空气凝固了,教室里一片死寂,师生们呆呆地望着一动不动的、血染的玉雕。我眼前一阵白、一阵黄、一阵红、一阵黑。“咔嚓”树枝断了,我摔在地上昏过去了。

夜深了,寝室里油尽灯灭,我辗转反侧,脑海里总是浮现着杨老师的影子。1959年迎接十年大庆,她耗费半年心血,编导、排演、主持了《十年颂》大型音乐舞蹈晚会并参加地、县汇演,深受好评;1960年春,她风里来雨里去,组织、编排、训练各类跑、跳、球类、体操项目,培训各类型裁判,指挥了气势宏大的《西充二初中第一届春季运动会》,博得师生们爱戴。

是风华正茂、英姿飒爽酿出的苦果,还是才华出众、技艺超群招来的横祸……我怎么也没料到世间竟有如此射杀善良美丽的毒剑!这一夜,14岁的我遭遇了人生第一次失眠。

几天后得知,白老师在教研室伤了肋骨,杨老师头上连了十七八针,在西充治疗。两周后,杨老师回来,或许是那次血流过多,或许是生活、家庭、社会的挤压,她身体单薄、容颜憔悴、动作迟缓,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哨声、琴声、歌声与笑声了。学校停了她的课,要她写交代,改造思想,做打扫厕所和食堂阴沟等杂活。每当有同学偷偷去帮她时,她都会细声苦求:“谢谢你们的好意,请别为难我。”

1961年夏,学校停办,家长们背上烂筐子领着孩子们回到各自的山沟。该走不该走的都走了,该来不该来的都不来了。校园的芙蓉、冬青树死了,伙食团的烟囱死了,教学楼的古钟死了,操场上杂草丛生,教室里一片狼藉。木栅门上的墨汁留言“呜呼,悲哀!”反射着落日的漆光。